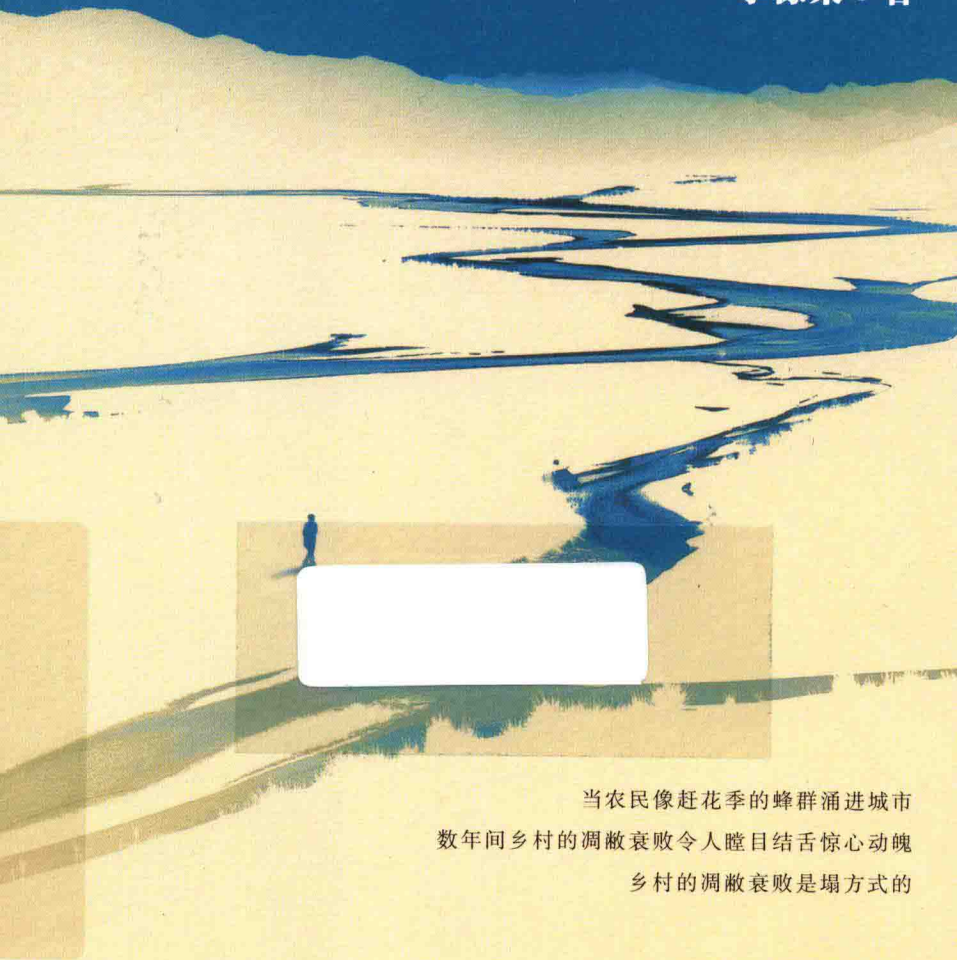




我与世界的距离

季栋梁◎著



当农民像赶花季的蜂群涌进城市
数年间乡村的凋敝衰败令人瞠目结舌惊心动魄
乡村的凋敝衰败是塌方式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与世界的距离

季栋梁◎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世界的距离 / 季栋梁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02-1553-1

I. ①我… II. ①季…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1965 号

我与世界的距离

WO YU SHIJIE DE JULI

季栋梁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553-1
定 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Contents

后记

293

我与世界的距离

227

劫访

187

良民李木

126

郑元，你好福气

098

招惹

063

挣扎

001

挣
扎

1)

窗外是迷茫得甚至有些颓废的春天。悬浮在空中的沙尘与烟雾让这座城市像封存了多年的老照片，显得无比沧桑，整座城市仿佛世界初开时一派混沌。国槐、金叶榆、香椿、杨柳挣扎着披上了绿装，却都灰头土脸，老气横秋。大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女士们用各种各样的丝绸将自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好似中东的阿拉伯妇女；男人们则将自己裹进或黑或褐或灰色的风衣夹克里，仿佛二战时期的欧洲间谍。

办公室给我订了五种报纸，四种地方报纸的头条刊登的都是张啸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的消息。当那些大黑的初号字钻进我的眼帘，我脑海里一片空白，就如同那个守株待兔的农夫，经过漫长的等待，忽然一只兔子径直扑进怀里时的那种空白。结局的不经意到来比刻意努力之后的到来更让人震撼。在这之前，我没有任何预先感受，不知道结局到来后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从那一片空白中清醒过来，我的心有种被撕裂的痛楚。

想及张啸和我一块走进这座城市也正好是二十年。岁月常常以如

此的巧合，将人推至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境地。对于张啸来说，二十减去二十等于零，二十加上二十还等于零。在生活中，这种违背数学的结果是经常存在的。到底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确实有什么大手在拨弄安排？从踏进这座城市的那一刻起，张啸绞尽脑汁全力拼搏苦心经营了二十年，换来的却是没有阳光没有自由没有思想的二十年深牢大狱的生活。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二十年可以让一个天真烂漫的儿童成长为朝气蓬勃的青年，可以使一个成熟练达的中年进入日薄西山的老年。二十年后的张啸，该是一个步入花甲之年一头白发的老头儿，想及此，我的心情一片悲凉。

墙壁上的闹钟敲响了，它以时间的形式告诉我该下班了，该回家了，该吃饭了，该午休了，然而，我动都不想动。遇到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总是没有食欲，总会少吃一顿或两顿。我想张啸也是一样，一定没有食欲吧。二十年前那个夏季的一个正午，当我们在县城一中那大红榜上看到我们的名字后，我们就是坐在大街边给骄阳烤炙得发烫的水泥板上，坐过了一个特别需要进食的正午。一大早水米没有沾牙，就从六十里以外翻山越岭赶到县城来，又给皇榜高中这么大的激动揉弄过，我们早饿得前胸贴到后背上去了。而那天我们都很富有，除了父亲给的十块打酒钱，每人还有几块零花钱，完全可以吃到一碗烩羊肉加一个葱花饼，然而，我们就那样坐着，任饥饿咬噬着我们的五脏六腑。张啸说：“饥饿能够使一个人更真切地体味你的幸或不幸。”这话至今还萦绕在我耳边。

电话铃响了，青青问回不回家？我说要赶个材料，你和儿子出去随便吃点吧。我不想让青青这么快就知道这件事。明天青青要到另一个城市进行学术交流，我想还是等她回来再告诉她吧。就在前几天，我们像蜗牛一样驮负着的买房子欠债的沉重大包袱终于在爬行了八年彻底甩掉了，这是普通人生活中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以后我们的日子所欠的没有钱了，只有人情。人情是弹性的，我们可以用最真诚的感

恩和最长久的时间去偿还。还完最后一笔债，青青说在近期内谁也不许把任何不幸的消息带回家来。我说就是，我们至少要保证一年的好心情，来享受“翻身房奴把歌唱”的轻松与快活。经过“帝王宴”餐饮中心时，我们决定大吃一顿，到了门口，头往里伸了伸，青青就扯着我说回家去做，今天，我一定比特级厨子还优秀。到了现在我才明白，对于我们来说张啸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

我去了“坝屋”。“坝屋”是一个黄泥糊墙的小屋，一个土得掉渣的酒吧，一个最好听坝的地方。那低沉的浑厚的压抑的伤感的音调，缓缓地飘拂着缠绕着，比任何一种乐器都要悠远、久长，没有什么乐器比坝更能排遣人心头郁积的忧伤与悲凉。郁闷、烦恼的时候，我常常到“坝屋”来释放与排遣。“坝屋”还是张啸介绍给我的。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号码陌生，我问你是谁，张啸说我是张啸，你是不是把我删除了。我说把你删除了？他说我的手机号码从你手机中删除了。我说没有啊，怎么会把你删除了，手机显示的不是你的号码。他说这是我的新手机。我很生气地说这有意思吗？没事就挂了。他说中山街开了个“坝屋”，专门吹坝的，有时间你去听听。我说好的。他说有事打电话，关系不用，过期作废。

坝是我们小时候的耍头，及至到了城里，我才知道坝也是一种乐器。因此，填表时在“有何爱好”一栏，我总是填写“吹坝”。在家乡，坝并不是一种乐器，只是娃娃们的耍头，我们把它叫哇呜。我和张啸都会做，将胶泥泡醒和好，再掺些猪毛进去，像擀面一样擀得精而又精，然后开始摔打捏制。不掺杂猪毛干后会裂口。哇呜分七孔或五孔，形状随心所欲，有骷髅形状的，有葫芦形状的，有鸽子形状的，有桃心形状的，各依所好，各不相同。虽然不及现在城里机械制作出来的细腻美观，但其音声却并不弱。将孔掏好以后，我们像小老鼠偷油一样从家里的油瓶里偷点香油，用撕揉成团的麻匹蘸着像一个精心的油匠去油。之所以用麻匹蘸抹香油，是因为油贵，用其他东西

蘸抹比如布、棉花，它们是要吃油的，麻匹则不吃油。油好后便放在阴凉下阴干。油过后的哇呜不但音域浑厚圆润，光鲜亮泽，而且遇了潮气表层也不会起沙。我和张啸都能拿哇呜吹《东方红》《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之类的歌曲，也能吹《兰花花》《五哥放羊》《小金莲》《走西口》之类的谣曲。这些谣曲都是些悲曲儿，沉重得很，经哇呜重复吹出来，就更悲凉了。大人们听到了就会皱皱眉头说像鬼嚎一样。尤其是在早年困月里，要拿个哇呜“哇呜”“哇呜”地吹，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挨一巴掌。日子本就过得艰难，还吹这丧气的声音，不挨打才叫怪哩。

音乐最能让人回到过去的岁月。在重复萦绕着的《五哥放羊》音乐中，隔着二十年的时光我回到过去。我和张啸同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小一块儿玩耍，自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同一个班，一直到高中毕业，又考进了同一个城市。算起来我俩比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在一块儿的时间都要长得多。用村里人二十年前的评语：我们像一对亲弟兄。张啸写过一篇题为《弟兄》的作文，至今我尚能背诵出来其中的一些语句：“……我们是弟兄，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姓氏，不是同一个父母，但我们是真正的弟兄，就像是同一块地里长着的庄稼，共同抵御着生命中的干旱；就像同拉一张犁的两头牛，共同出力，相携相帮，互敬互爱……”在我的日记中，任意翻出一页，都可以诠释这每一句话：“今天是星期天。我装好了干粮准备走学校，娘说把老羊皮袄带上吧。我看看天气，阳光很好，就说下个星期天吧。娘说出门在外，六月里带皮袄也是常事。我说立冬还早，天气不会变的。我没带，因为父亲要出外放羊，山上风大，离不开皮袄，而家里要做新皮袄的皮子奶奶有病卖了。可是走到半路，似乎是谁使了魔法一般，天气忽然就变得阴沉沉的。不久就刮起大风，先是雨点，后来就变成了雪花。一走进宿舍，冷如冰窖，满身的大汗使衣服像铁皮卷成的一般坚硬冰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教室里更冷了，上晚自习我冷得牙齿

直打架。三栓把皮袄脱下来披在我身上，我说我不冷。他说你别逞能，硬硬将皮袄披在我身上。我披了一小会儿，就立刻给他披上，他的牙齿也在打架，就像吃炒豌豆一样。推来让去，班主任来了就把我们调到一张桌子上，于是我们同挤在一张皮袄下……”

三栓就是张啸，他的小名叫栓柱，因为排行老三，人们习惯叫三栓。他大哥小名叫栓门，大名张仁，人们习惯叫大栓；二哥小名叫栓梁，大名张义，人们习惯叫二栓；他弟小名叫栓柜，大名张礼，人们习惯叫四栓；张啸的大名原叫张孝，到了城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张孝改为了张啸。二十年前我的日记中几乎到处都是三栓这个名字，然而二十年之后的日记中，却很难找出三栓或者张啸这个名字了，即使出现，也仅仅是像小说中一个极不起眼的过渡人物，不再有上面那样扎实而生动的内容了。

2)

二十年前七月的那个早晨，母亲把装好了馍的书包和装满了水的白铁皮水壶挎到我的肩膀上，往展里拽拽我的衣襟，又整了整我的头发，悄悄往我手里塞了三块钱，对我笑笑，那是一种疼爱笑。和往年一样，父亲从他贴胸的衣袋里摸出十元钱来，在他递给我钱的时候，有些迟钝，手有些颤抖。他依然没有言语，只是用那种目光笼罩着我。这目光凝滞而沉重，仿佛将我置于一潭黏稠的汁液中，使我喘不过气来。而我接过那带着父亲体温与汗香的十元钱时，手颤抖得更加厉害，我努力想表现得自信一点，结果越是要表现得自信，手就越发地颤抖，像深秋风中的树叶一样，以致连我的身体也抖起来。我遁逃似的离开了那双眼睛。虽然我知道那双眼睛是善良的仁慈的宽厚的，但我内心无法排除对这双眼睛的恐惧……

七月为我们设了一个赌局。我就如同一个把所有赌资都押上的赌徒，期待着开牌。那种痛苦的折磨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渴望着太阳和雨水的滋润，尤其像我这样的赌徒已经不止一次在七月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更让我感到痛苦与恐惧的是在我所有的七月中，父亲母亲也经历着同样的甚至更为深刻的痛苦的折磨。我再也输不起了。父亲一辈子好强，乡里诸事走在人前，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面，来打点种田以外的事啊。第一年的七月，去看榜的时候，父亲递给我十元钱说中了，就打十元钱的酒回来；没有中，别糟蹋钱。父亲的话总是这样直接。之后，每年七月，父亲都会给我十块钱。现在，父亲连“中了，就打十元钱的酒回来；没有中，别糟蹋钱”这样的话都不说了。

从我家出村外必须要经过麦场，我就像一个偷鸡摸狗的人顺着墙根往村外溜，毕竟这不是第一次去看榜。我怕遇到人，然而，大清早麦场上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从春到夏，高高在上的苍天没有赐给张王庄这片土地一滴雨水来证明苍天有好生之德，豆、麦一露头就渴枯了，土地干得都张着大口，糜、谷、荞麦、洋芋等秋庄稼一样种都没种进去，在太阳的淫威下，村子笼罩在焦糊的气味里。这是一个已经跌定了的年成，“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就像百年不灭的谶语，村里人已经麻木了这种没有收成的日子，也默认了由此带来的所有不幸。种下去的一样没长出来，麦场就成了他们东西南北地海扯胡编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时光的好地方。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出外打工的形势，大家只能在村里窝着。我打量几眼麦场，只能离开墙根正正经经地走路，穿过麦场时他们说秀才，去看榜啊。村里人把只要在念书的都称为秀才。我红着脸点着头匆匆往前走。他们说秀才，今年一定能中。张光说秀才，我昨晚做了个梦，你猜我梦见啥了？梦见鱼了，鱼是啥？鲤鱼跳龙门呀，早晨起来我细细一回味，今天是张榜的日子，才想到这梦是给你做的，你想想咱们这里见过鱼的人都没几个，还梦

见鱼，可不就是给你做的。尽管他们这样说，但我心里知道他们对我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恢复高考几年了，张王庄却一个人也没考上，即使是周边的村子也没有。在他们看来高考那是离我们张王庄很遥远的事，就像天上的流云、星辰，可望而不可即，张王庄生活过了多少辈子人，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从来没有出一个博得功名的人却是人人清楚的事实。老秀才就说从古到今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没听说过状元的。

来到了张啸家，张啸的娘说三栓扛着自行车从梁顶翻过去了。骑着自行车顺着村巷就能出村头到大路上，一路下坡，多省劲，不必翻那又高又陡的山梁，可他扛着自行车从梁顶翻过去，光上山就有二里地，那多累人，我明白他也怕见人。爬上山梁，就看见大路上张啸跨在自行车上等我。张啸叹口气说日他妈，看榜就像做贼似的。我说我都怕去看榜了。张啸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输赢就在今天了，无论是什么结果，我们都解脱了。我说就是，早一天解脱，早一天超生了。一说到解脱我们一下子轻松了，张啸嘿嘿一笑拍拍自行车座子，说这位老兄也解脱了。

五年前，张王庄考上高中的只有我们两个，上高中要到县上去读，张王庄去县城有六十里路，于是两家大人一商量，就一家卖了两口袋麦子，合伙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去学校，他带我一段，我带他一段，他个头小，座子放到底还够不着，半站着骑。尤其是上坡，一上一下就像个瘸子走路，拧来扭去，感觉很吃力，因此上坡都是我带他，到了下坡，他再带我。他总是很歉意地对我说我一定要买辆自行车，把你累坏了。我说再买一辆自行车，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啊。

火热的七月，大地就像蒸笼一般。当我们赶到县中，红榜早已贴出来了，公告墙前挤满了学生和家長，足有五六百人，真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我们拼命往前挤，从里面挤出来的同学说你考上了，你中了。怎么能轻易相信呢？我们也这样对没中的同学说过。这并不

是好兆头，我的心凉了半截。然而，当我挤到榜前，我看到了我的名字，看到了英英的名字，也看到了张啸的名字。我们揉揉给汗水浸得雾蒙蒙的眼睛，一遍一遍看过榜后，从人群挤出来，坐在大街烙铁般的水泥板上。我在人群中搜寻了半天，不见英英，我说英英怎么没来看榜。张啸说她怕看榜，去南京她奶奶家了。我说那么远，咋通知她？他看看我说这么大的事，能误下？他爹娘肯定来看了。校园围墙的影子已经缩回墙里，正午的阳光就像无数尖而密的针在刺扎着我们，汗水从那些针孔里往外渗。直到太阳斜过天空，我们开始一口馍一口水就着，吃光了书包里的馍，喝干了水壶里的水，水在我们的胸腔里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我们打出几个响亮的水嗝来。

“打酒去。”张啸说。

“打酒去。”我说。

我们再次来到榜前，又看了一遍我们的名字，就踏踏实实往“鸿业老店”来了。“鸿业老店”除了卖百货日杂、学生用品，还卖散酒，那是一种非常廉价的散酒，用黑缸盛着，缸沿上挂着一排提子，有一斤的、半斤的、二两的和一两的，因此买那种酒叫打。即使再廉价它也是酒啊。它代表着喜庆与欢乐，它就是节日。除过年婚娶能喝到酒外，再是很难喝到酒的。用家乡人的话说酒是有闲钱的人喝的。家乡人没有闲钱。家乡人的钱比家乡人还忙。店里支着几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摞摞拳头大小的酒碗，很像武打小说里的布置。旁边有个水泥厂，我们经常碰见那些工人来抓起碗打一两、二两的，坐在桌子上喝完，走人。店老板大约是经常喝酒，因此长了个又红又大的酒糟鼻，我们都叫他大鼻子。浓郁的酒味让店里有一股恒久的芳香。我们花去身上所有的钱，打好酒，临出门时，大鼻子说秀才，中了？我们不说话，看着他。他说真的？！来来来，坐下。我们就坐在了桌前，他用一斤的酒提提了酒过来，倒满了三个酒碗，说喝。我们说我们没钱了，一分钱都没了。他嘿嘿一笑说贺你们的，喝。说着端起酒碗跟

我们一碰，说喝。我们就喝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喝酒，看上去就跟水一样的东西，当大口喝下去，就像把看不见火把的火焰吞进去，一股热浪直蹿进胸腔里去了。酒燃烧着我们压抑的激动，在那斗折蛇行的山路上，我们把自行车骑得惊心动魄。

一入村口，远远看到了两个父亲酷似两只山鹰蹲在大门外的碱畔上头对头吃烟，我和张啸当时异口同声叫了一声“爹”，把变成了酒壶的水壶往头上举举，再举举。两位老人捕获了欣喜的信息，他们扇着臂膀站起来，就像山鹰扇着翅膀要高高翔起一般，脚底下带起一道尘土冲我们扑过来。

一时半会儿，我们中了皇榜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大哥、二哥、大姐、二姐……所有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都来了。连户族掌户八十三岁高龄的三太爷也拐杖一捣一捣地来了。三太爷轻易不出门的，不管户族里出了多大的事，总是坐在家中那把褐红色杏木椅子上听人们说长道短，做出决断。

父亲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驼了的背猛然抬直了，挺拔了，他高高背起双手在院子走来走去，腾腾有声。他说大事，咱王家的大事！你们说咋办！大哥说过，砸锅卖铁也得大过一场。我说算了，有啥过的，这几年复读把家里拖累的，还过啥。二哥说复读六七年的都有，你才复读几年？要过，要大过，三栓家也要大过，张罗着宰猪哩。大哥嘿嘿笑着说他才考上了个中专，我听人说不算中皇榜，咱喜子这才是真正中了皇榜哩。我说花这份子冤枉钱干啥？父亲腾腾地走到我跟前，几乎把脸吸到我脸上说这咋能说是冤枉钱，这要是冤枉钱，那这世上花啥钱不冤枉，你说花啥钱不冤枉？这时三太爷清嗓子拿腔拿调地说你这娃说得就不对了，这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们一家的事吗？这是咱王家户族里的事，要把事过大了。三太爷自然是要站在户族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三太爷说上学走时有困难户族里担了，这事一定要过出彩头来，硬叫挣死牛，不让翻了车，绝对不能让张家

占了风头！

明天就摆宴席！父亲说三爷，得好好准备准备，太仓促了事怕过不好，家里要啥没啥，过不好咋行？！三太爷捣着拐杖子说凡事讲的是占个先机，最重要的是抢在张家前头，宜早不宜迟，连夜准备，现在就分头通知各家各户，让家里主事的人来。父亲就命我们弟兄几个各家各户分头去叫。不一会儿，张王庄所有王家当家主事的人都来了，三太爷就一五一十各家各户地安排了下去。在张王庄王姓，三太爷的话就是圣旨，得了令的人就风风火火地行动了。

二哥说我猪大了，我这就回去宰猪。父亲说猪宰了过过秤，整个宴席用掉的肉，你哥、你和我来摊，你家里要用钱就按集上的肉价给钱，要肉明年下来还肉。二哥说算了，家里还有个半大壳郎猪充到过年也够刀了，肉嘛吃多吃少有啥。大哥说喜事是大家的喜事，亲弟兄明算账，别说么多烂话。两个姐姐也嚷着要均摊，父亲沉下脸说有你们争的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喜子走的时候，你们有心了能凑几个钱就凑上几个，让他到学校日子也宽绰点，日子紧巴了也就算了。又说快回去把你们的公公婆婆都请来，再啥事他们不来行，这事可都得来，不来我可多心哩。

院子里太拥挤太闷热了，我出大门来透透气，向张啸家望望，也是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大哥也出来了，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给咱们可是争足了气。他掏出一包烟来，是两块五一包的“兰州”，只有干部才能吃起的。大哥一直吃旱烟，我说哥，提档次了。大哥说这么大的喜事，该吃包好烟。他递给我一支，说喜事，吃一支。尽管我已有两年的烟龄了，可是在家里从来不敢吃烟。烟刚刚点着吃了两口，大哥说你会吃烟呀，啥时学会的？正说着爹也出来了，我忙将烟往身后藏，爹说能吃了，吃吧，吃吧。他往张啸家看了一眼说都要把劲儿鼓圆，把事做得漂漂亮亮的，不能输给三栓家。

有三太爷亲自坐镇，叮叮当当一晚上，十几桌席就连夜赶了出来。两个姐姐连夜请来了公公婆婆，每个人都捉来了五六只鸡。一桌就上了一只整鸡，席就很厚了。

第二日小晌午，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来人贺喜，嚷着要上礼，大哥问爹说收不收？爹攥紧了拳头砸了一下墙说你长个猪脑子，咋能收礼？后面还有个三栓家哩，你收了礼，他家要不收礼，不把咱晾下了？爹就陪着笑脸一个个地说又不是婚丧嫁娶的，收啥礼，就图个喜庆。人们说这可是大喜哩，多少年才遇一次，礼一定要上。爹就说考上了个学，能是多大的喜事，上啥呀上的。这么说着就一个人一个人往席上推。堂兄玉仁把结婚时在城里给公家开小车的舅舅贺喜的一块涤卡布料拿来，让给我做件上衣。爹不收，堂兄说咱一个打牛后半截的，土里来灰里去的，穿这料子也糟蹋了，我一直压在箱底，等着谁家有了大喜。叔，兄弟中皇榜，这村子上张王两家多少辈子才出了这么一个人，多少年了才出这么一件事。爹就捏捏堂兄的手收下了。

摆席桌、端盘子、倒茶、下席，我样样插不上手，一插手，他们就说你缓着噻，这事哪是你干的。一夜之间我就身价百倍了。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些啥，就在院子里乱晃荡。爹把我扯到避人的地方说别中了皇榜就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站到大门口给我候客去。我就站在门口迎候着一位位来客，爹又跑过来说别像把椽子吃上了，我就把身子往前躬了躬，爹说你难道不会笑吗？于是我就对每位客人点头哈腰地笑。我能理解父亲，他就是希望我做得谦恭甚至是卑微一些，不要端着架子。他说做大事的人从来都没架子。

酒席上，人们的谈话自然是集中在我和张啸两个人身上。他们说怪不得连年大旱，原来村子里是要出贵人啊。人们相信贵人的出现必然会让周围的世界付出代价。他们感慨地说值啊，真值。那时间只要被录取是包分配的，就意味着鲤鱼跳了龙门，就是国家的人了，家庭、家族就有了在朝的人了，种田以外的事就有人打点了。村里人尽

管斗大的字识不得半麻袋，但这些道理理得很清。更多的话题是拿我和张啸进行比对。他们说最出息的是我，然后是张啸。尽管这些年周围没出一个大学生，可对大学和中专的区别村里人还是耳濡目染知道不少，他们说考上大学就是古时候的中皇榜，在过去那可是要敲锣打鼓，专榜发文，骑马坐轿，走街串巷，好不气派。至于这考上了中专，在古代是中了什么他们说不上来，就说总比没有考上强，好歹有了个粮本本，月月有个麦子黄啊，不再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脱离苦海了。我不希望他们这样说，我知道这样的说法会带给张啸什么样的感受。从内心上来讲，我也不承认自己就比张啸有出息，要说出息，我和张啸是一样有出息，一年多少莘莘学子，就我们复读班来说，一百零八个学生，号称“水泊梁山”，被录取的只有九人，多不容易啊。我和张啸之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比对关系。可是我无法制止他们，我阻止了一桌，阻止不了两桌，阻止了两桌，阻止不了三桌。村里人很实际，总是喜欢通过对比来认识价值，何况张王庄就是张王两姓的天下，张王两大家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比对、较劲、摩擦中进步的，说起话来张家如何如何，王家如何如何的。而且，这种比对会被他们带到张啸家的酒席上去，还将会在村子里演绎一段时日，无人阻止得了。

张啸的爹也来贺喜了。显然这样的说法他已经听到了许多，影响了他的情绪。尽管人们也都向他贺喜，但他的脸上看不出张啸考上之后带给他的荣耀与骄傲。他只是坐了坐就要走，说家里也在办酒席，忙得不可开交。人都说吃顿席能误多少事？他勉强地笑笑，说明天一定都到家里啊，就走了。人还没走出院子，就有人说脸上挂不住，搁谁谁脸上也挂不住。倒像是张啸不是考上了学，而是做了什么丢人的事。

酒席结束了，父亲坐在那一边算了算，让准备五老碗肉菜。他说别心疼肉，少吃上几块要不了命，别坏了人们的口。村里有几位老人

没来，按理家里来人了就不管了。可爹还是让我们端着一个一个送过去。人老了，念着这一口哩。

晚上，一切都风平浪静了，客人们散尽，爹开始评论今日的宴席，就像自我检讨一样，说不是三爷催得急，事还应该过得更好一些，先机是抢到了，可席太糙了，蛋卷到处是洞，丸子太散不黏，黄花泡得时间太短，有土腥味儿，猪头猪蹄的褶皱里到处是猪毛。我一直觉得爹是很粗的人，在饭菜上从不上心，端起碗看都不看就往嘴里扒，像填坑，没想到这么细心。第三天，从张啸家吃席回来，爹很兴奋的，说人去的没咱家多，席也薄得很，说是十大碗，都是蓝边的二碗，一个碗上苦着三五片肉，全是肥的，一只鸡上了三个桌子，丸子指头蛋子大，还收了礼，张啸那娃连个面都没闪，总得给大家敬个酒吧？酒也没喝起来，吃完人就都散了，事过得寡淡得很，一点也不喜庆。对家里的酒席重新给予了很满意的评价。二哥说咱家都没收礼，他家咋还收礼？爹说反正也比对不过我们，还不如收点礼，实惠点。

爹把犁地的鞭子交到我手里，说家里不缺你这个劳力，可你中了皇榜，就得去犁地，做大事的人就得这样，不忘本，不要一得势就尾巴翘到天上去了，那样人家表面上会抬你夸你，可背后却会骂你踩你，人一旦活到这样的境地，你娃来日能再有出息也没意思了。又说不光是这个假期，以后每个假期回来你也得给我犁地。不是爹偷懒，是要你做给别人看。又笑笑说苦也就苦个十几二十天，你一走爹就犁。于是，每个上午我就赶着一对牛犁地了。犁地是个长远的计，一年之中从仲春开始一直到仲秋。尽管今年天旱得颗粒无收，可一年的庄稼两年做，地得犁，地犁不好，明年就是有雨水，照样没有收成。地犁三遍自壮，伏天正是犁地的最好时节，伏里天戮一椽，顶得秋上犁半年，犁头上有肥哩，把阳光埋下去，把杂草埋下去，把羊牲口的粪便埋下去，地就壮了。犁地也是个苦活计，每日五更出门，跟在牛屁股上一走一个上午，算算走出五六十里路程，这一直都是爹的